

浮生六記

劇情大綱

沈三白，名復，蘇州人，習幕作賈，也能繪事。娶妻陳芸，乃小家碧玉出身，她熱愛吟詩，理解丈夫。有一次還化裝成男人，隨著丈夫一起上街，在她內心深處，充滿浪漫氣息。他們夫妻伉儷情篤，胸懷曠達，澹泊名利，與世無爭。

陳芸雖是一位具有真性情的女子，但又自覺到必須遵守禮教，孝敬長輩，做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所以內心左右為難，充滿矛盾。再加上生活清苦，無論怎麼委曲求全，都不能見容於公婆，最後還是被公婆趕出家門。

他們夫妻以費錢不多的經濟方法，時與三五同伴，曲盡文酒流連之樂。每當茶熟香溫，花開月上，夫婦開尊對飲，覓句聯吟，其樂如神仙。曾幾何時，一切皆幻，從來理有不能知，事有不必然，情有不容己，確實逃不脫悲劇的命運。

人物表

- 沈 復 字三白，蘇州人，曾習幕作賈，也能繪事。
陳 芸 字淑珍，沈復的妻子。
沈稼夫 沈復的父親。
陳 氏 沈復的母親。
王 巖 字星瀾，沈復友人，並從之學畫。
沈啓堂 沈復的弟弟。
沈青君 沈復的女兒。
沈逢森 沈復的兒子。
王蘊臣 沈復的表兄。
張閑憨 沈復的友人。
憨 園 歌伎。
張禹門 沈復的同鄉。
沈家老傭人、侍女、童僕。華家老嫗、舟子。官府差人兩名。遊人。

第一場

〔清乾隆五十八年（西元一七九三年）秋。

〔蘇州南園。

〔幕啓：沈家老傭人挑餛飩擔先行，陳芸隨後上。

陳 芸 （唱）暖風吹來春意透，
飄滿我居處蕭爽樓。
隔窗凝望岸邊柳，
河水解凍已行舟。
親朋好友常聚首，
倡意今日南園遊。
天庭蔚藍地錦繡，
阡陌一片綠油油。
柳陰圍坐應有酒，
對花冷飲興致休。
一擔爐火挑著走，
茶酒兩便有計謀。

〔老傭人將擔子放下，陳芸協助生火煮物。

〔沈復上。童僕挑著箱籠，跟在身後。

沈 復 （唱）芸娘設想真巧妙，
所費不多效果高。
茶几席墊不可少，
裝成箱籠童僕挑。
快把餐桌來擺好，
香茶煖酒美菜餚。
對花熱飲盡歡笑，
放開胸懷樂陶陶。

〔王巖、張閑愁、王蘊臣、張禹門同上。

王 巖 （唱）花黃映眼光相照，
柳倚東風香氣飄。

張閑愁 （唱）遊園女子凌波小，
輕顰微笑纖細腰。

王蘊臣 （唱）出谷黃鶯聲弄巧，

銜泥燕子忙尋巢。

張禹門（唱）南園花開呈新貌，

楊柳如煙火夭桃。

〔童僕已將箱籠內所攜帶的小几及席墊等物拿出擺好，沈復招呼各友人在柳陰下圍坐。〕

沈復 芸娘租了一個賣餛飩的擔子，其鍋灶皆備，所需菜餚也已事先烹調端整，食用之時，祇要一下鍋，就是茶酒兩便了！

王巖 酒菜固便，可是茶乏烹具呀！

王蓋臣 是啊！用何物煎茶？

陳芸 表哥莫要見笑，我帶有一砂罐，以鐵叉串罐柄，懸於行灶之中，加柴火煎茶，不也是方便麼？

張閑憨（鼓掌）甚好！

張禹門 夫人真是好頭腦，想出如此妙法，我輩來南園賞花，就不至於對花冷飲了！

沈復 大夥快快坐下。

王巖 我等數人，來考對爲會如何？

沈復 考對爲會，人數不夠呀！

王巖 嫂夫人可以加入。

沈復 考對爲會需八人，仍是不夠。

王蓋臣 那該如何？

張閑憨 今日遊園，主要是賞花飲酒，我們就隨便聊聊吧！

王巖 也好！

沈復 我們先烹茗，飲畢，再煖酒烹餚如何？

陳芸 茶已燒好。

〔童僕將茶水提來。沈復接過。童僕將茶碗擺好。〕

沈復 我來充當一回茶博士。

〔沈復爲各位將茶倒上。〕

〔王巖端起，喝了一口。〕

王巖 這茶葉不錯，有荷花的香氣。

沈復 茶葉是經過特別調製的。

王巖 說來聽聽！

沈復 夏夜荷花初開時，晚含而曉放……。

王巖 這個我知道。

沈復 夜晚，芸娘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待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才有如此絕妙的香韻呀！

王巖 原來如此。

張閑憨 喝如此好茶，我們也該談些有興味的話吧！

沈復 各位，在我居處蕭爽樓談話有四忌，此刻也應遵守。

張禹門 這四忌麼：官宦陞遷、公廨時事、八股時文，還有看牌擲色，對否？

沈 復 正是。

王 巖 還有四取呢？這便是：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還有澄靜緘默，對否？

沈 復 對，對，皆對！

張閑憨 三白，你來談一談，此次前往嶺南，有何風流韻事？

沈 復 此次嶺南之行，實實無何可談，我是跟隨我的表妹婿徐秀峰一同前往，本想獲些利潤，結果竟浪費百餘金，家父爲此，已是十分不悅！

〔陳芸將內置杯、箸、酒壺的矮邊圓盤一隻端了過來。〕

陳 芸 酒已煖好。

〔陳芸將杯、箸擺好，沈復拿起酒壺。〕

沈 復 我來替各位斟酒。

王蓋臣 芸娘也坐下，喝一壺吧！

陳 芸 是，表哥。

〔老傭人及童僕分別將菜餚端來，陳芸將之擺滿几上。〕

沈 復 （指著小几上所擺好的菜餚）這叫做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中置一隻，外置五隻，用灰漆就，其形正如梅花。

王 巖 底蓋均起凹稜，蓋之上有柄如花蒂，放置几上，真如一朵墨梅覆桌呀！

沈 復 打開來吧！

王 巖 打開一看，菜就像裝在花瓣中一樣。

沈 復 這都是芸娘製作的。

王 巖 一盒六色，可以隨意取食，食完再添，真是雅致。來，我們大夥敬嫂夫人一杯。

〔眾人將酒杯舉起。〕

陳 芸 （端起杯子，一飲而盡）我先來乾，謝謝各位。

〔眾人亦將酒喝乾。〕

張禹門 方才三白所說，此次嶺南之行，花去百金，總也有些其他的收獲吧？

沈 復 也就是觀賞了一些南方的景致罷了。

張閑憨 秀峰自南方帶回一美妾，你們可曾見過？

陳 芸 我見過了。

張禹門 論女子之美，男女觀點不同，嫂夫人以爲呢？

陳 芸 是呀！

（唱）若將女子論俊醜，
情人眼中斷劣優。
各位先請開尊口，
淑女原本君子逋。

沈 復 （唱）此姝嶺南我邂逅，
纖纖雙手捧金甌。
硬要我喝一杯酒，
美目巧笑忒風流。

張禹門 (唱) 美人纖腰輕如柳，
嬌滴香臉軟花羞。

張閑愁 (唱) 此種美貌世罕有，
尤其秋波動情眸。

王蓋臣 (唱) 蓮舌輕調眉頻皺，
檀口能歌繞樑留。

王 巖 (唱) 蕙蘭一點靈犀透，
行動坐臥皆溫柔。

張閑愁 現今且聽嫂夫人的了。

陳 芸 各位聽了！

(唱) 嶺南美女受稱讚，
我的看法不一般。
凡事我自己有主見，
不屑隨人是非言。
她特點祇在容貌豔，
如此論美不周全。
氣質神韻是重點，
祇論貌相實爲偏。

〔燈暗。幕落。〕

第二場

〔距前場一個月後。〕

〔蘇州虎丘。〕

〔幕啓：遊人絡繹不絕。沈復獨自悠悠然上。〕

沈 復 (唱) 母親少出大門檻，
今日竟來虎丘玩。
我早與閑愁約相見，
祇好暫離母親身邊。
讓芸娘伴她同遊覽，
我在此地等閑愁。
不知他找我何貴幹，
等到相見便了然。

〔張閑愁匆忙上。〕

張閑愁 三白，你真的等在此地？

沈 復 與你事先言好，怎可爽約。

張閑愁 你我此刻即速前往冷香家中去吧。她是浙江名妓，這你已知曉，我對她十分欣賞。主要是她能作詩，上回詠柳絮四律，早已盛傳整個蘇州城中，我約你前去，是要你再幫我應和一番呀。

沈 復 不可，今日家母挈芸娘與我弟媳同遊虎丘，就要過來，我走脫不開。

張閑愁 還有一人，你想必願意結識。

沈 復 何人？

張閑愁 冷香有一女名叫憨園，二八年華，生得亭亭玉立，亦能作詩，是個十足的麗人。

沈 復 那就改日再去，今日實實走不得，芸娘她們馬上就要到來！

張閑愁 亦好，你我隔日再往冷香家。要見憨園，也並不難，因為她此刻正巧也在虎丘，我去將她帶來，讓她與嫂夫人也見上一面。

沈 復 爲何也要同芸娘見面呢？

張閑愁 上個月南園之遊，嫂夫人不是說過：神韻十足的女子，才能稱得上是麗人，我要讓嫂夫人對憨園鑑定一番，是否合乎她所謂麗人的標準。

沈 復 甚好！

〔張閑愁離去。〕

沈 復 （唱）冷香文才人稱讚，
詠柳絮四律傳坊間。
閑愁對伊早愛戀，
詩句索和結情緣。
我爲讓老友達心願，
勉強和韻作一篇。
閑愁因而心感念，
邀我往冷香家相見歡。

〔陳芸走了過來，沈復迎上前去。〕

沈 復 母親呢？

陳 芸 她們遇見了王二姐和俞六姐，正在聊天呢！

沈 復 這兩位都是母親的義女，久日未見，一定得好好地聊上一陣。

陳 芸 是啊，我怕你久等，便先過來了！

沈 復 妳向母親提起我欲再赴嶺南之事？

陳 芸 提過。但母親說道：爹爹必定不肯許允。

沈 復 那就算了。

陳 芸 三白呀！

（唱）如今日子尚能過，
何苦出外討生活。
祇求跟你共一夥，
我的奢望並不多。

沈 復 （唱）經商非爲銀兩獲，
但求眼界更宏博。
心胸與山河同寬闊，
走遍南北大中國。

陳 芸 祇可惜我身爲女子，若能化女爲男，與你一同，訪名山，搜勝跡，遨遊天下，那才好呢！

沈 復 化女爲男，並非難事，戴我的帽子，著我的衣裳，也是一種化女爲男的方式。還記得前年否，妳不是易髻爲辮，化裝成男，前去參加水仙廟的燈會麼？

陳 芸 正是，當時買的蝴蝶履，如今還當拖鞋使用呢。

沈 復 主要是妳的小腳，行路不便。若是遠遊五嶽，就算改易男裝，也嫌步履艱辛呀！

陳 芸 以往我最遠祇有到過太湖。前月你前往吳江，我託言回娘家，與你同行。總算讓我得見天地之寬，真可謂不虛此生也，因爲許多閨中婦女，是終身都無法如此一寬眼界的呀。

沈 復 說的極是！

陳 芸 女子不便，尚有一項最嚴重之難題，那就是深受眾人觀念之拘限，就像前年我扮男裝，差點爲人認出，若讓尊長得知，那還了得？

沈 復 所幸當時母親前往妹丈家中，我們密去密來，無有被人發覺。

陳 芸 託言回娘家，也祇能偶爾用之，若被揭穿，也是不好。

沈 復 是的，生爲女子，真不方便。

陳 芸 今世已經如此，我祇有期待來世了。

沈 復 來世妳生做男人，我爲女子相從可好？

陳 芸 來世再說吧，如今必得不昧此生，方覺有情趣呀！

沈 復 妳說得極對！
〔張閑憨領著憨園向這邊走來。〕

陳 芸 （問沈復）張先生怎麼到此地來了？

沈 復 他帶來一位女子，讓妳鑑定一番。

張閑憨 （上前招呼）三白，嫂夫人！

沈 復 （問張閑憨）人帶來了？

張閑憨 正是！（指著憨園）這位就是憨園！嫂夫人來見見，真是一泓秋水照人寒呀！

陳 芸 好，我來看看！
〔陳芸上下打量憨園，讓憨園顯出差態。〕

陳 芸 今日終於見到貌相、神韻兩全的人了！

張閑憨 我說得不錯吧！

陳 芸 三白，你陪張先生，讓我和憨園好好聊聊！

沈 復 是！（對閑憨）我們到前方走走。

張閑憨 也好。

〔兩人一同離去。〕

陳 芸 愍園姑娘呀！

（唱）期盼佳麗美而韻，
今日總算見玉人。
張君所言未過份，
真如明月照我心。

愍 園 （唱）夫人瞧我能眼順，
讓我鼓舞又歡欣。
不我以出身卑微論，
叫人怎能不感恩。

陳 芸 （唱）我要把妳當妹妹認，
如此才知我情意真。
願我們友誼久且穩，
永遠是對好知音。

愍 園 （唱）夫人對我恁誠懇，
將我抬舉入碧雲。
蓬蒿倚樹受滋潤，
令我動情淚涔涔。

〔燈暗。幕落。〕

第三場

〔數日後。〕

〔沈復居處廳堂。桌案上置白玉觀音像。〕

〔幕啓：沈復正在觀賞一些畫。〕

沈 復 （唱）官場惡相難入目，
改儒爲賈易前途。
誰知也非平坦路，
虧了老本回姑蘇。
不願再度奔四處，
終日寄情詩與書。
生活雖然算清苦，
全家融融也幸福。

〔陳芸上。沈復繼續看畫。〕

陳 芸 （唱）已跟憨園作約定，
今日來此結同盟。
我的心意她心領，
期盼願望能達成。
觀音大士爲見證，
白玉聖像似有靈。
焚香膜拜心相應，
今後自爲姐妹稱。

沈 復 （停止看畫，走向陳芸）憨園大概不會來了吧！

陳 芸 會的，她跟我約好了，怎能爽約。

沈 復 天下著大雨呀！

陳 芸 我們講好風雨無阻！再說，這案上觀音菩薩和所需果品，我都擺設好了！

沈 復 芸娘啊！
（唱）自古結盟乃大事，
必經斟酌又三思。
友情何必拘形式，
祇要彼此能扶持。

陳 芸 （唱）結盟代表互起誓，
並不單祇爲情癡。
憨園對我是天賜，
我的用意你不知。

沈 復 （唱）妳兩人結同心何等景致，
祇擔心這件事衍生差池。
父母親重禮教見解有異，
更怕那啓堂弟節外生枝。

陳 芸 你太過憂慮了！

沈 復 並非太過憂慮，我們居住在大家庭之中，能平安無事，不起爭執最好。

陳 芸 我來到沈家，即將滿二十年，事上以敬，處下以和，井井然未嘗稍失，每日見到朝陽上窗，便披衣急起，恐翁姑道我懶惰呀！

沈 復 我們家中之事，妳應該明白，我堂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吾父以我爲伯父之嗣，因而啓堂弟將我看成外人，全不以兄長尊我，時起勃谿，我多方忍耐，以免兄弟鬩牆，受人恥笑。妳還記得，數年前，父親病在揚州，啓堂借款之事？

陳 芸 我當然記得，啓堂向鄰婦借債，由我擔保，後來啓堂到揚州去照顧父親，鄰婦索討甚急，我祇好寫信於你，要你告知啓堂。

沈 復 我向啓堂提起，他還說妳多事，後來我祇好稟告父親，老人家便詢問啓堂，他竟然不於承認，反把事情推到妳的身上，讓父親向我訓斥，說妳替夫借債，還讒謗小叔，真是悖謬之甚！

陳 芸 都怪我的不是，讓你受累。

沈 復 我倒無妨，主要怕妳將失去翁姑歡心，所以我認為，與憨園結盟之事，還是慎重一些為好。

陳 芸 我自會謹慎。三白，我與憨園結盟，實是為了你呀！

沈 復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陳 芸 三白啊！

（唱）我自幼身體極其不好，
咯血的毛病尤其糟糕。
生老病死總難料，
未雨綢繆心記牢。

沈 復 （唱）妳是自己惹煩惱，
有誰不受疾病熬。
就算妳過去曾病倒，
對症下藥能治療。

陳 芸 （唱）我不怕走上死亡道，
祇擔心生死間相隔路遙。
獨留你在世上缺人照料，
特結盟憨園妹代我操勞。

沈 復 （唱）窮人豈敢求窈窕，
唯有金屋得藏嬌。
況妳我兩夫妻伉儷情好，
我此生獨有卿自滿自驕。

〔侍女上。〕

侍 女 夫人，門外有一年輕女子求見。

陳 芸 快請她進來！

侍 女 是。

〔侍女下。〕

沈 復 真是憨園來了！

陳 芸 正是。

沈 復 妳們二人結盟，我還是回房，暫避一下為妥。

陳 芸 也好。

〔沈復下。陳芸整理桌案上的觀音像和水果。〕

〔侍女引憨園上，陳芸忙迎接。侍女下。〕

陳 芸 憨園！

憨 園 夫人！

陳 芸 妳冒雨前來，讓我深深感動，妳答應與我結為姊妹啦？

憨 園 蒙夫人抬舉，憨園簡直像蓬蒿倚靠玉樹了！

陳 芸 好，我們此刻就來向觀音大士上香吧！

憨 園 是！

〔兩人向案頭觀音菩薩上香膜拜。〕

陳 芸 妹妹呀！
（唱）不懼怕風和雨毅然無阻，
守約定來結拜絕不躊躇。

憨 園 （唱）衷心感謝姊姊愛護，
小妹像荷花出泥污。

陳 芸 （唱）觀音像前心願訴，
姊妹情深永不除。

憨 園 （唱）互相體恤相照顧，
今後姊妹共禍福。

陳 芸 （唱）敢問賢妹意所屬，
對誰用情較特殊。

憨 園 （唱）小妹起居隨吾母，
強顏歡笑心孤獨。

陳 芸 （唱）我盼賢妹共襄助，
一起照料妳姊夫。

憨 園 （唱）紙怕吾母會攔阻，
願姊妹計謀有良圖。
〔陳芸將臂上翡翠玉釧脫下，為憨園帶上。〕

陳 芸 妹妹呀！
（唱）增妳這雙翡翠釧，
玉器表示意志堅。
百折不撓永不斷，
最終總會得團圓。

憨 園 （唱）母親奢望雖難辦，
我不會一味聽她言。
定要悖逆親娘面，
絕不誤走上茶船。

陳 芸 （唱）蘇卿祇要不情願，
就不會愴然滿懷冤。
有心終能成姻眷，
好花必是並蒂蓮。

憨 園 （唱）能否進得沈家門檻，
姊姊握有聚合權。
但願事情好發展，
留下世間一美談。

陳 芸 我去叫三白，我們三人好好小飲一番。

憨 園 改日吧，小妹確實有事，母親要我早早返回。

陳 芸 也罷，我送妳出去！

憨 園 姊姊免送，我自去了！

〔愍園下。

陳 芸 (唱) 看今日愍園所表現，
風帆已經入港灣。
將效笠翁之《憐香伴》，
玉成石郎的崔云箋。
由於冷香是關鍵，
靠岸上船有困難。
全心全力把狂瀾挽，
能否如願祇得問天。

〔燈暗。幕落。

第四場

〔數月之後。

〔沈復開設之書畫鋪內廳。

〔幕啓：沈復正在書畫鋪內算賬。

沈 復 (唱) 連年無館缺收入，
又不願經商把口糊。
開設一間書畫鋪，
所得仍是不敷出。
卻讓芸娘倍受苦，
加強刺繡來湊足。
每餐把冷酒灌下肚，
心中愁悶難消除。
隆冬寒雪已歲暮，
兒女還穿單衣服。
左思右想無益處，
祇有典當這一途。

〔王蘊臣上，沈復迎之。蘊臣打量鋪子內部。

王蘊臣 你這書畫鋪相當不錯，設於家門之旁，也是方便！

沈 復 我不為方便，祇是利用舊房，免於花費租金罷了。

王蘊臣 你這是為著自我打發空閒時光？

沈 復 非為閒情，我這是仰賴微薄收入，以圖餬口。

王蘊臣 賢弟何必一直向我訴窮？令尊大人，平日急人之難，成人之事，其慷慨豪

俠，誰人不知！

沈 復 表兄，你舅父平日嫁人之女，撫人之兒，確實指不勝屈，但其揮金如土，多爲他人，我夫婦居家，偶有所用，就祇靠典質一途了！

王蘊臣 此事當真？

沈 復 俗話說：處家人情，非錢不行。我和芸娘，經常移東補西。如此久而久之，如今已感周轉不靈，窮於應付！所以表兄祇知其一，不知其二呀！

王蘊臣 賢弟勿憂，事情總能否極泰來的呀！

沈 復 表兄今日前來，該不是祇來看看書畫鋪面的吧。你有何要事？

王蘊臣 這件事早先提過，就是爲小兒韞石，願求令媛青君爲媳。

沈 復 孩子尙小，我女青君才十一歲，待孩子長大再說也不遲。

王蘊臣 怎麼，你不同意？

沈 復 非也，我爹爹是你舅父，我們是親戚，此事也可說是親上加親，哪能不肯，祇是我得跟芸娘提上一提，反正成親之時節，還早得很麼！

王蘊臣 是了！你就找機會跟弟妹先說一下，我過去看望舅舅舅母，咱們改日再敘吧。

沈 復 表兄慢行！

〔王蘊臣下。〕

沈 復 （唱）說來此事應稱喜，
表哥把兒女婚事提。
我總有些不願意，
青君年紀方十一。
她能將家事來料理，
刺繡縫紉有成績。
且同芸娘再商議，
目前暫時不用急。

〔沈青君上。〕

沈青君 孩兒向爹爹請安！

沈 復 青君，妳母親呢？

沈青君 方才在房中教女兒刺繡。

〔沈逢森上。〕

沈逢森 孩兒參見爹爹！

沈 復 逢森，你還穿著單衣，冷麼？

沈逢森 不冷，爹爹。

沈 復 你自學堂回來，今日學習可好？

沈逢森 老師所教的，我都能背誦。

沈 復 甚好，我要你從師讀書，祇求你能識字明理，並不求你進取舉業，光耀門庭，你知道麼？

沈逢森 孩兒知道。

沈 復 我不願你像爲父一樣，到處去官府作人幕僚，我還是希望你能夠學習貿易

，較爲實際。

沈逢森 孩兒但聽爹爹安排。

沈復 （對青君）青君，妳去叫妳母親來一下，說我有事尋她相商。

沈青君 是。

沈逢森 爹爹，我隨姊姊一同回房去了。

沈復 去吧！

〔逢森、青君同下。〕

沈復 （唱）逢森九歲小年紀，
從師讀書勤學習。
頭腦敏捷人伶俐，
無力培植實可惜。
見他兩腿直顫慄，
歲暮天冷缺棉衣。
他竟強說無寒意，
讓人淚水腹中滴。

〔陳芸上。〕

陳芸 找我何事？

沈復 芸娘啊！

（唱）表哥態度極誠懇，
又爲兒女提婚姻。

陳芸 （唱）你對他不可先應允，
此事我得問青君。

沈復 （唱）我對蓋臣未首肯，
以青君年幼爲原因。

陳芸 （唱）他兒子腦筋不靈敏，
是個懦弱老實人。

沈復 （唱）我不在乎人遲鈍，
祇求對妻子要誠心。

陳芸 （唱）聽說處事還謹慎，
並且爲人也單純。

沈復 （唱）祇要丈夫能勤奮，
青君就不愁受清貧。

陳芸 （唱）雖不急著下定論，
思慮仍是得認真。

〔張閑慙匆匆然上。〕

沈復 閑慙兄，何事如此匆忙？

張閑慙 有一急事特來相告！

沈復 何事？

張閑慙 有關慙園之事，賢伉儷尚不知曉吧！

陳 芸 憨園怎樣了？
張閑憨 冷香已將憨園許給浙江一名陳姓官員，該官員以千金作聘，並答應供養其母。

沈 復 此事我早有耳聞，竟不知進行得如此快速呀！
陳 芸 冷香早就有意出賣憨園，但憨園會堅持己見，絕不答應。
張閑憨 不，憨園欣然應允，已經陪同陳姓官員返回浙江去也。
陳 芸 此事當真？
張閑憨 千真萬確。
陳 芸 這個……。
〔陳芸昏暈欲墜，沈復連忙將其扶住。〕

陳 芸 憨園啊！
（唱）妳竟然接受千金定，
 妳竟然如此無真情。
 實叫我聽來心頭痛，
 實叫我急欲了殘生。

沈 復 （唱）芸娘妳情緒放冷靜，
 千萬不可太癡情。
 憨園她本是牆花性，
 隨風漂搖心志輕。

陳 芸 三白啊！
（唱）你無有千金作保證，
 你祇是一介窮書生。
 我讓你被人當笑柄，
 我輕信牆花說真誠。

張閑憨 嫂夫人不可過度傷心呀！
沈 復 閑憨兄所言極是，芸娘莫要傷了自家身子。
陳 芸 是，是。
張閑憨 告辭，愚兄先行！
沈 復 閑憨兄慢走。
 〔張閑憨下。〕

沈 復 唉！
（唱）她願著錦衣被納寵，
 怎能安於布裙窮。
 原來多情空留夢，
 這點妳要想得通。

陳 芸 （唱）觀音像前曾上供，
 奉香膜拜心相同。
 如今我仍然是懵懂，
 誓言竟成一片空。

〔幕在歌聲中緩緩落下。〕

第五場

〔三年後。〕

〔沈復蘇州家中，陳芸養病的房間。〕

〔幕在伴唱歌聲中開啓。陳芸臥於病榻上，時而坐起刺繡，不久停下休息片刻，接著繼續刺繡。〕

（幕後伴唱）歲月易得三年過，
芸娘無法驅病魔。
原就先天體質弱，
添上家事煩惱多。
時發時止將床臥，
面瘦體虛精神脫。
有時甚至將血咯，
三白爲醫藥忙奔波。
看病花費難負荷，
拖欠債務該如何。
公婆態度更冷漠，
沈復真是難過活。

〔沈青君上。〕

沈青君 娘，莫要再繡了，妳身體虛弱，得多休息。

陳 芸 我還可以，即將繡成了。

〔陳芸咳嗽，青君爲其搥背。〕

沈青君 妳看將妳累的，當初就不該接下這件差事。

陳 芸 這是妳父親友人，此刻在福郡王幕中任事，請人繡心經一部，我認爲繡經可以消災降福，就連忙答應下來。

沈青君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理當消災降福，不過我知道母親也是爲著獲得豐盛的報酬，因爲這些錢，對咱家目前狀況來說，實是一筆大收入。

陳 芸 能賺得這份收入也是應當，這三年來，全是爲著我的疾病，花掉大量醫藥費用，使得咱家拖欠債務，也累苦了妳爹爹。

沈青君 娘，莫再說這些了吧，妳還是躺著養病，這刺繡的活兒，就留待我慢慢來繡它。

陳 芸 不可，妳周世伯行色匆匆，不能久待，明天就要來取，所幸就要告成。

沈青君 把娘累壞了！

陳 芸 無有的，孩兒呀，娘的病情，方是拖累大家。

〔沈復提藥包上，青君向父親施禮。〕

沈 復 芸娘，告訴妳一件好消息，我今日獲得了一藥方，是名醫徐觀蓮先生所開過，妳還記得徐老先生麼，十多年前，他曾為妳治病。

陳 芸 我記得。

沈 復 我已經把藥抓來！（將藥包交給青君）青君，妳快去把藥煎來！

沈青君 是。

〔青君提著藥包下。〕

陳 芸 這包藥必定昂貴吧？

沈 復 芸娘，妳祇要安心養病，其他的事情都不必操煩了，妳就是由於平日多愁善感，才容易發病，妳祇要將心情平靜下來，這病情就能漸好。

陳 芸 三白呀！

（唱）三年時間我把床臥，
痛苦日子往下拖。
各種醫藥都服過，
病不痊癒心焦灼。
胸懷怎能放開闊，
兒女也在受折磨。
全家老小都為我，
尤其是影響你特別多。

〔侍女上。〕

侍 女 大少爺，老爺有請！

沈 復 （問侍女）老爹叫我，何事呢？

侍 女 奴婢不知。

陳 芸 你就快點去吧！

沈 復 是，是。

〔沈復隨侍女前行，坐在病榻上的陳芸在暗中隱去。〕

沈 復 （唱）父親有事將我喚，
連忙走向大廳前。
左思右想細研判，
想不出到底為哪端。
近日心中十分亂，
一點小事就不安。
還是把一切都看淡，
管他何事我心情放寬。

〔沈啓堂上。〕

沈啓堂 兄長！

沈 復 父親喚我何事？

沈啓堂 詳情我亦不知，祇見方才放利錢的老西，咆哮於咱家大門之外，父親得知，十分生氣，一定要叫你過來，當面質問。

〔沈稼夫與陳氏上，侍女站到陳氏身後，沈復忙向父母施禮。

沈 復 孩兒向父親母親請安。

沈稼夫 我來問你，你欠了老西的錢？

沈 復 無有，那是一位友人向其借貸五十金，要我作保，我在難以拒絕的情況下，不得已應允，誰知我那友人挾資藏匿，避不見面。

陳 氏 不是你欠他的？

沈 復 不是。

陳 氏 （問啓堂）那你爲什麼說你哥哥拖欠老西銀錢？

沈啓堂 是老西自己說的，他前來索債，在大門外咆哮，我出去質問，他就說哥哥欠了他的銀錢。

沈稼夫 爲人作保，就得負責，你不該推卸不理！

沈 復 孩兒沒有推卸，自從友人躲避後，老西惟保是問，時來饒舌，我便以筆墨爲抵，但求相安無事，怎知他今日竟直接前來討債。

沈稼夫 這總是你的不對。

沈 復 孩兒知罪！

沈稼夫 我輩衣冠之家，怎能受這小人之擾！

沈 復 是！我會速去解決。

〔老傭人上。

老傭人 稟老爺，大門外有一老嫗，自稱受大少奶奶同盟姊妹所託，前來問訊大少奶奶的病情。

沈稼夫 什麼？妓女也派使者上我們家來了！（向老傭人）快快將她趕走！

老傭人 是！

〔老傭人下。

沈稼夫 真氣煞我也！

陳 氏 （勸慰地）你別發脾氣，先將事情問個明白！

沈稼夫 這無需要問？哪有良家婦女，與妓女結爲姊妹。

〔沈復連忙向父親跪下。

沈 復 孩兒知罪！

沈稼夫 （憤怒）你婦不守閨訓，結盟娼妓，你也不知上進，結交惡友，真真想把爲父氣死麼？

沈 復 請父親息怒。

沈稼夫 我限你三日，離開家門，自作打算！

沈 復 是！

〔沈稼夫揮袖而去。陳氏、侍女、沈啓堂亦隨之下。

〔沈復站起，前行。

沈 復 （唱）無妄之災當頭蓋，
屋漏又逢大雨來。

妻子臥病已無奈，
如今又讓我跟頭栽。
我深知父命難更改，
祇好暫時先離開。
快找芸娘她商量利害，
三日之內妥善安排。

〔坐臥在病榻上之陳芸出現，青君正在服侍她服藥。〕

沈 復 芸娘，這如何是好？

陳 芸 憨園自從遠嫁浙江之後，跟我已無來往，想必不會派人前來探我病情，所謂來人，定是其他之人！

沈 復 父親正在氣頭之上，我不敢辯白。但不知來人會是何人？

陳 芸 我自幼有一夏姓盟姊，嫁到無錫東高山，她夫家姓華，躬耕爲業，人極樸誠，我與華家盟姊情逾骨肉，當年曾有疾病相扶之誓言，想是她遣人過來，訊問我病情的吧！

沈 復 聽妳如此一說，確有可能是她。

陳 芸 青君，妳出去探看，如果能見到來人，請她過來一下！

沈青君 是！

〔沈青君下。〕

陳 芸 三白呀！

（唱）父親如此發怒火，
皆是因我起風波。
我的娘家早破落，
要想回去也沒窩。

沈 復 （唱）今日已經起災禍，
離開此地無斟酌。
我們出外賃住所，
堅忍接受此折磨。

〔青君領老嫗上。老嫗見到陳芸，上前施禮。〕

老 嫗 參見夫人！

陳 芸 免禮，妳可是華家來人？

老 嫗 正是。

陳 芸 是妳主母特遣妳前來，還是順道經過？

老 嫗 我家主母久聞夫人臥病，本想親自前來探望，因從未登門，不敢造次，便特地派我到此。方才可能是傳話錯誤，竟要將我趕走，我便躲在附近，等小姐過來邀請，我才由側門進入。

陳 芸 我完全明白了！

老 嫗 臨行時我家主母特別叮嚀，如果夫人不嫌鄉下居住簡陋，不妨來鄉間調養，以完成我家主母，幼時與夫人燈下之言。

陳 芸 甚好，我得先準備一下，妳回去後告訴妳家主母，請她於兩日後，祕密放

舟過來，我定前往。

老 嫗 是。我先行告退。

陳 芸 青君，代我送送老人家。

沈青君 是。

〔青君引老嫗同下。〕

陳 芸 三白呀！

（唱）我暫到華家去養病，
你可以伴我一同行。
兩個孩子怎決定，
是去是留你作權衡。

沈 復 （唱）青君婚事已決定，
待長而嫁勢難成。
先為童媳添喜慶，
前往她夫家求安寧。

陳 芸 （唱）青君女好與歹祇得認命，
在夫家要順從我會叮嚀。
小逢森尚年幼最為不幸，
我不知該如何向他說明。

沈 復 （唱）妳祇說往無錫前去養病，
先不與逢森他說出實情。
託友人介紹他學習本領，
入店舖拜師門求取前程。
〔燈暗。幕落。〕

第六場

〔兩日後。〕

〔通往渡口的路上。〕

〔幕啓：沈復挑著行李上。〕

沈 復 （唱）爲了不惹鄰居笑，
也防老西再咆哮。
我與芸娘商量好，
夜出側門莫招搖。
華家老嫗已來到，

青君攙芸娘莫跌跤。
她們緩行免急躁，
我先走且把行李挑。
已叫逢森早睡覺，
怕他傷心亂哭嚎。
老娘親面前亦未稟告，
事後由青君說根苗。

〔老嫗提著燈籠，青君攙扶著陳芸，緩步上。〕

沈 復 （回顧陳芸）此時已是歲末嚴寒，妳又在病中，怎能承受得住呀！

陳 芸 死生有命，莫多憂慮。

沈 復 路旁有一小亭，妳還是略微休息一下吧！

陳 芸 也好。

〔沈復將擔子放在亭邊，扶過陳芸在亭中坐下，老嫗仍提著燈籠，青君立於母側。〕

沈青君 娘呀！

（唱）大家庭之中有局限，
日常生活也不清閒。
到華家調攝把心散，
健康必能早復原。

陳 芸 （唱）不要爲我多惦念，
我有妳爹爹在身邊。
由他細心來照管，
一切都能保平安。

〔陳芸咳嗽，青君爲其搥背。〕

沈青君 母親到華家，將病養好，是女兒最大的心願。

陳 芸 青君啊！

（唱）妳到王家要勤勉，
不可任性惹人嫌。
妳的翁姑人和善，
要一家融洽並不難。
我所留衣物好些件，
其實說來都不值錢。
妳可以用心細裁剪，
也還能穿上一兩年。

〔陳芸再度咳嗽。〕

沈 復 好了，妳就莫煩這些了！

陳 芸 不，讓我說完！

沈青君 娘親！

（唱）所囑事件我會謹慎，

妳身體虛弱莫再操心。
盼華家延名醫細細療診，
必定能早康復闔家歡欣。

陳 芸 孩兒！

（唱）離開你們我心不忍，
尤其惦念是逢森。
年紀幼小上嬌嫩，
怎能承受骨肉分。
妳勸他情緒放平穩，
別為父母多擔心。
對待長輩要孝順，
遇有委屈肚裡吞。

沈青君 孩兒會照顧弟弟！

〔逢森突然奔了過來。〕

沈逢森 媽媽！

陳 芸 孩子！

〔兩人相擁而泣。〕

沈逢森 你們這是上哪兒？

陳 芸 出去就醫。

沈逢森 為何半夜出門？

陳 芸 路途遙遠啊！

（唱）逢森一定要聽話，
你姊弟兩人待在家。
祖父母意見得接納，
別惹他們把脾氣發。

沈 復 逢森呀！

（唱）一技之長不為假。
學習生意把工夫花，
我已託夏世伯安排計劃，
多用心少貪懶聽從於他。

（白）快快返回。青君，跟妳弟弟一同歸去！

沈青君 是，爹爹！（轉對逢森）弟弟，咱們回去吧！

〔兩個孩子轉身離開亭子，陳芸不捨，想喊住他們，但強行忍住了。〕

〔逢森隨著姊姊往前走了幾步，又轉過身來。〕

沈逢森 媽媽！

〔陳芸以手勢要逢森回去。逢森祇好隨著青君下。〕

沈 復 我們也走吧！

〔三人離開長亭，老嫗提著燈籠，並攙扶陳芸，沈復挑著行李，在官道上緩緩地走著。〕

陳 芸 （唱）顛巍巍向前邁一步，
酸溜溜心中淚難除。
訴不完骨肉離情苦，
抹不掉全家歡樂圖。
強將悲傷來忍住，
夫妻勤力用功夫。
早日能把難關渡，
期盼團聚享幸福。

〔官府兩名巡夜公差提著燈籠上。〕

公差甲 前方何人？

〔沈復等人站住，公差乙上前盤問。〕

公差乙 如此深夜，你們前往何處？

沈 復 我們……。

老 嫗 （忙上前答覆）這位是我的女兒，她身體不好，我帶她回無錫娘家看病。

公差甲 （指沈復）這位呢？

老 嫗 他是我女婿！

〔華家舟子上。〕

舟 子 你們怎麼現在才來呀，快上船吧！

老 嫗 是！

公差甲 真是到無錫去的？

沈 復 正是。

公差乙 好，沒事了，快快去吧！

〔公差兩人離去。〕

陳 芸 唉！苦啊！

（唱）千辛萬苦到渡口，
舉目能見岸邊舟。
即將載我往無錫走，
難忘我家是蘇州。
夫妻相愛長相守，
嫁來沈家二十秋。
感謝三白待我厚，
得罪翁姑令我憂。
細小瑕疵成紕繆，
爲夫君添加許多愁。
來路夜空無星斗，
我還是不斷想回頭。

〔燈暗。幕落。〕

第七場

〔一年後。

〔揚州沈復居處。

〔幕啓：陳芸仍然臥於病榻之上，沈復在旁照料。

沈 復 （唱）一年前來到華家住，
我便開始尋前途。
後來前往揚州路，
爲貢局司事代文書。
如此多少有收入，
便在邗江賃房屋。
臨河兩椽前有樹，
芸娘窗前能見竹。
青君已至蓋臣處，
一心一意事翁姑。
逢森薦引入店鋪，
總算預期如當初。

〔張禹門上，沈復迎之。

張禹門 嫂夫人病情好些了麼？

沈 復 像是更嚴重了！

張禹門 先前在無錫養病半年，不是已經完全好了麼？自從你在揚州謀得差事，嫂夫人離開無錫，搬至揚州，算來也有半年時間了吧。

沈 復 正是！在無錫華家居住的時候，我來揚州拜訪老友肯堂兄，經他介紹，爲貢局司事代司筆墨，總算身心稍定。不久接到芸娘來信稱：寄食華家，終非長久之計，才決定搬來揚州。

張禹門 這先春門外，臨河的兩椽房屋，還是我代你們租賃的。

沈 復 禹門兄爲我們夫妻所做的幫助，豈祇租屋一事。這大恩麼，就不言謝了。

張禹門 我倆是同鄉好友，互相幫助也是應當。來揚州這半年，嫂夫人得以散心調攝，身體逐漸復原，怎麼一下子又嚴重起來了？

沈 復 都是爲了阿雙這小丫頭！

張禹門 阿雙？就是華夫人贈送給你們的小奚奴阿雙？

沈 復 正是。華夫人見芸娘身體不好，特叫阿雙幫助芸娘炊事，誰知道小阿雙，竟於前日捲逃而去！

張禹門 有這等事，有無請人索找？

沈 復 找過了，至今仍無消息，芸娘爲此憂慮過深，病情亦突然惡化！

張禹門 阿雙逃跑也就算了，何必急壞自己身體。

沈復 芸娘覺得阿雙丟失，無法向盟姊華夫人交代。她又設想：阿雙若跑回無錫，中有大江隔阻，擔心途中產生危險，失去生命；或是逃回家之後，若是其父母匿藏圖詐，如何是好？

張禹門 嫂夫人想得過多，這不過是阿雙小奚奴喪失天良，趁危竊逃罷了，華夫人增送此類奚奴於人，應當自覺有愧，嫂夫人何必自認無顏見她呢！

沈復 吾兄說得極是，何況這半年來，我們對阿雙授衣分食，從未加以撲責，這左鄰右舍皆知。再說，她父母若匿人圖詐，也該找富有的人家，我們夫婦兩人，如今是一無所有，他們又能訛詐得什麼？

張禹門 你該多勸勸嫂夫人！

沈復 勸過了，唉！她就是這種多憂慮的脾氣呀！

張禹門 有無報官？

沈復 有的，我已呈縣立案，以杜後患呀！

〔陳芸發出嚙語。〕

陳芸 阿雙逃了！阿雙逃了！

沈復 這如何是好啊！

張禹門 還是找個大夫來看看吧，耽誤不得！

沈復 大夫找了，藥也吃了，唉！全然無效！

張禹門 得請個名醫診治。

陳芸 （仍在嚙語）憨園負我！憨園負我！

沈復 唉！

張禹門 我去找肯堂兄想想辦法！

〔張禹門下。〕

陳芸 （嚙語）我不能去，我放心不下三白！

沈復 妳醒醒，芸娘，妳醒醒！

〔陳芸驚醒坐起。〕

沈復 怎麼，又做惡夢了？

陳芸 是的，夢見我父母放舟來接我，我不願去，我放心不下你呀！

沈復 芸娘！

陳芸 剛才我似乎聽到有人在此講話？

沈復 是禹門兄來過。

陳芸 此刻他何處去了？

沈復 爲妳去請大夫。

陳芸 無用呀，我已病入膏肓，良醫也束手無策，別再多花銀錢，作無益的浪費吧，我這個病，乃是因爲自幼身體虛弱，加上這些年父母相繼過世，悲痛過甚。平素又多憂慮，滿望努力做一個好媳婦而不能得，以至於眩怔忡的毛病全都來了！

沈復 （哽咽地）勿再多言！

陳芸 我這輩子無甚遺憾，你我夫妻二十餘年，蒙你恩愛，百凡體恤，不以頑劣

見棄，我已滿足。這兩日，我一闔眼，就覺得自己飄然上下，如同行走雲霧之中，難道真是魂魄離去，而獨留軀殼了麼？

沈 復 妳這是神不守舍，服用一些補劑，靜心調養，過幾日就能痊癒。

陳 芸 不要拿話來安慰於我，人生百年，終歸一死。今日中道相離，忽焉長別，不能永遠服侍於你，亦勿能親眼見到逢森娶妻，實在讓我耿耿於懷呀！

沈 復 妳已經患病多年，有幾次甚至病勢垂危，何苦今日說這些斷腸語呢？

陳 芸 我如果能有一線生機，也不敢說這些話來驚動於你，今冥路已近，若不再言，就怕永無機會了！

沈 復 芸娘！

陳 芸 三白啊！

（唱）你離開雙親而顛沛，
全是爲我把罪過措。
祇要等到我長睡，
親心自然可挽回。
堂上已是高年歲，
我去後你應早日歸。
若能歸葬最欣慰，
願你盡心去作爲。
續絃德容要兼備，
奉侍雙親莫違規。
撫我遺子施恩惠，
我可瞑目不傷悲。

沈 復 芸娘！

（唱）果真是遭歹運令我心碎，
漂浮在人海中萬念俱灰。
但祇求能與妳夢中相會，
生與死兩相依永遠追隨。

陳 芸 （要去握沈復的手）來世……來世……。

〔陳芸忽發喘，兩目瞪視，痛淚兩行，口不能言，既而喘漸微，淚漸乾，一靈縹緲，竟而長逝。〕

沈 復 （極其痛苦地）芸娘！

（唱）我開口大聲將妳喚，
妳閉目睡眠再無言。
室內獨有燈一盞，
舉目無親我心酸。
五臟六腑欲碎斷，
徒伸兩手是空拳。
綿綿此恨無限遠，
要往何處尋暗邊。

〔燈暗。幕落。〕

第八場

〔數日後。〕

〔揚州金桂山陳芸的墳地。〕

〔幕啓：青君、逢森跪於墳前。〕

沈青君 母親！

（唱）一年未見親娘面，
妳突然長眠離人間。
就算我哭紅血淚眼，
再無法目睹妳容顏。
今後誰對我問溫暖，
誰日夜惦記我平安。
女兒有話千千萬，
以後不知對誰言。

沈逢森 媽媽！

（唱）妳爲何不理我聲聲呼喊，
叫媽聲一陣陣直上雲天。
妳是否仍爲我牽一掛萬，
怕我擋不住酷熱風寒。
我覺得已長成一個男子漢，
懂得孤獨過難關。
每晚我把眼睛眨千萬遍，
妳何時再過來親我面顏。

〔沈復與張禹門上。及逢森過來向沈復和張禹門施禮。〕

沈逢森 爹爹，世伯！

沈青君 感謝世伯對家母生前的幫助！

沈 復 是啊，謝謝你跟肯堂兄，若非你們兩人多方協助，我當真不知如何操辦是好？

張禹門 主要全是靠肯堂兄資助，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呀！

沈 復 是的，靠了肯堂兄以十金爲助，其餘是我將室中所有，變賣一空，方能完成殮葬之事。

張禹門 這裡叫做金桂山，位於揚州西門外，俗稱郝家寶塔，嫂夫人長眠之地是個

地氣旺盛的好穴場。

沈復 唉，說什麼好穴場，目前不過是暫厝於此，無所謂風水好壞，終歸還是要葬回祖墳的，這是芸娘的遺願，也是我心中的期盼。

沈青君 要歸葬祖塋，目前似乎有困難！

沈逢森 因為啓堂叔叔堅持反對！

沈復 這個難題我早已料到，我當然要據理力爭。

張禹門 嫂夫人理應歸葬祖塋，這是天經地義之事，何問題之有？

沈復 我們家中一些事體，你是不明白的。

張禹門 能有何事？不就是你已出嗣給你堂伯父了麼！我找薑臣兄，去向令尊說明道理，看看你啓堂弟如何阻擋得了！

沈復 薑臣表兄已表明不過問此事！

張禹門 那我就自己去說！

沈復 禹門兄，多謝好意，我努力爭取就是了！

張禹門 這對嫂夫人也太不公平。

沈復 是啊，芸娘雖是一女流之輩，卻具有男子的襟懷才識，自從嫁到沈家以後，由於我奔走衣食不順，生活清貧，她卻能夠毫不介意，欣然度日。後來，又臥病多年，以至含恨而歿，這都是我的罪過呀！

沈青君 爹爹，莫要再傷心了！

沈復 如果妳母親不能歸葬祖塋，無法達成我的心願，我祇有出走深山，求赤松子於世外了。

沈青君 爹爹呀！

（唱）母親是否能歸葬，
爹爹不需太感傷。
凡事要往實際想，
過些時日再相商。

沈復 唉！

（唱）爲父一向有涵養，
不願禍端起鬪牆。
祇是原則不能讓，
受辱唯有走四方。

〔王薑臣及沈啓堂同上。沈復上前迎接。〕

王薑臣 三白！

沈復 表兄！

王薑臣 你啓堂弟有話要同你言講！

沈復 我也正有事問他。

王薑臣 好吧，你們兩兄弟單獨談談，我們先到路頭等候，來，禹門兄，還有青君！

沈青君 是！

〔王薑臣，張禹門，青君先後離去，逢森跟在最後，他回身望向父親。〕

沈逢森 爹爹！

沈復 你跟你姊姊去吧，以後要懂得照顧自己，你娘親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

沈逢森 我會好好照顧自己。

〔逢森也隨蓋臣他們一起離去。〕

沈復 （對啓堂）你要跟我說什麼？

沈啓堂 我來告知於你，父親對你的怒意還未消盡，你還是留在揚州吧，嫂子歸葬之事不必提說，等我婉言勸解父親，情況好轉，再專函告訴於你！

沈復 父親對我如此生氣，不就是你從中作梗？上回叫老西來向我要債，當門咆哮不也是你唆使？你爲何要如此對待於我呢？

沈啓堂 隨你去胡思亂想，反正我已把父親之意，帶到了。

沈復 兄雖不肖，並未作惡不端，若言我出嗣堂伯父之事，亦從未得過絲毫嗣產，此次芸娘過世，理應歸葬祖塋。再說，大丈夫貴乎自立，爲兄根本無有與你爭產之意。我已經爲自己做了安排，請你代我向父母親大人辭別，爲兄將到大悲閣出家爲僧。

沈啓堂 隨你！

〔沈復往前走去，啓堂與陳芸的墳地在黑暗中隱去。〕

沈復 （唱）恩愛夫妻硬拆夥，

全都由於我推託。

芸娘妻多疾病飲恨以沒，

爲夫我辜負她確實良多。

誠惶誠恐悔罪過，

且身居住大悲閣。

禪寺清靜門常鎖，

不見不聞過生活。

終日獨坐思因果，

忘卻過去舊沉痾。

斗室雖小心開闊，

大千世界在心窩。

〔背景出現廟宇及佛像，沈復跪到，合十膜拜。〕

〔燈暗。幕落。〕

〔劇終。〕

